

# 母亲的手擀面

柳君

昨天有点累，晚饭后老早上床进入了梦乡。梦中，烟雾缭绕，模模糊糊中一个人端上一碗手擀面。

噢！是母亲。

梦中的母亲早早起身，舀出雪白的面粉，撒入少许盐，再缓缓倒入温水。她的手掌宽厚而粗糙，指腹带着常年劳作留下的薄茧，却在揉面时格外轻柔。面粉与水在掌心交融，从松散的絮状，慢慢揉成光滑紧实的面团。反复揉搓、按压、摔打，面团在案板上发出沉稳的声响，那是时光最踏实的节奏。母亲说，面要揉到劲道，吃起来才够香，就像日子，要用心经营才够暖，一切都是那样模糊。

醒面的间隙，母亲的面孔又一次清楚地出现，开始准备配菜。新鲜的青菜洗净，鸡蛋煎得金黄，若有肉末，便细细炒出香味，撒上葱花，香气便漫了整个厨房。她总记得我和儿子最爱吃的芸豆丝过水面，一把芸豆切成丝，清淡却不失鲜香，简单却满含心意。待面团醒透，母亲拿起擀面杖，动作娴熟而利落。面团在她手下渐渐舒展，从圆团变成薄厚均匀的面片，折叠、撒粉、落刀，细长均匀的面条便整齐地排列开来。

水开后，面条入锅翻滚，洁白的身姿在沸水中舒展，不一会儿便飘出麦香。捞出面条，浇上熬好的芸豆丝汤汁与鸡蛋，每次芸豆丝汤汁里总是撒上一小勺五香粉，这就是母亲做面条的拿手戏。儿子和我一样，也特别喜欢这口味。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便端上桌，热气氤氲中，母亲的眉眼格外温柔。我捧着碗大口吃下，面条筋道爽滑，汤汁醇厚暖心，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味道，驱散所有疲惫与寒凉。

一觉醒来，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馋醒了，朦朦胧胧中回忆起刚才的梦，突然想起，又快到母亲的忌日了。母亲的忌日是端午节的第二天，永远忘不了，五月初六。

# 背胶

于晓东

一次，我在邮市买来一张精美的老邮票，准备用作案头装饰，因为工作太忙，就暂时放在了桌边。过了几天，有位懂邮票的朋友来访，看到后拿起来反复端详。他扫了一眼邮票正面的图案，很快翻过来仔细检查着邮票的背面，对着光线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这背面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我纳闷。“你这张邮票品相一般，好在是原胶，不是二胶，还是不错的。”朋友肯定地说。“邮票都有背胶，背胶难道比题材、图案更重要？”我问。“这背胶可是邮票的灵魂，原胶与二胶的价值可相差好几倍。”朋友认真地说明。“什么是二胶？”我接着问。“有些邮票因为潮湿等原因，背面的原胶损坏了，就影响到了邮票的整体品相，所以有人去去除受损的原胶，重新刷胶。有了新胶的依托，邮票显得鲜亮多了，这就是二胶。虽说二胶不如原胶珍贵，但如果没胶，邮票就少了精气神，与花纸片无异了。背胶还是鉴别邮票真伪的重要因素，是决定品相的关键要素。研究背胶是研究邮票的重点之一。”他细致地讲解道。我心中感慨：“邮票背胶还有这么重要的价值啊！”

一层薄薄的、透明的、不起眼的胶，若是涂在别处，毫无价值可言，一旦涂在邮票背面，居然成了决定邮票品相与价值的关键。世间万物境遇有别、位置不同，其价值也判若云泥啊。

# 椿头再无鹅蛋壳

刘志坚

我买了一捆紫红油亮的香椿芽，回家炒鸡蛋，可怎么也吃不出熟悉的味道。仔细想来，是母亲用鹅蛋壳护住的香椿芽儿，养刁了我的嘴巴。

老家院墙外那棵香椿树，从我记事起就有。每年春风一吹，枝桠上就冒出针尖大的芽苞，两天工夫就能舒展成嫩红的芽尖。它们娇气得很，只消几个日头就开始转老，再刮几天春风就粗硬变柴。

母亲却有办法让椿芽保持鲜嫩——在鹅蛋的大头儿敲出一个小酒盅大的洞，把蛋液倒出留用，然后将几乎完整的蛋壳儿，扣在刚冒新芽的枝头上，香椿芽就乖乖地在鹅蛋壳里生长了。

那时的母亲年轻，身子灵巧。她把木梯靠在香椿树干上，一手攀着梯子，一手捏着几个鹅蛋壳，噌噌往上爬，半点儿也不哆嗦。爬到树杈间，她四下打量，找准整棵树上最嫩的香椿芽，手指轻捏蛋壳，麻利地往上一扣，不偏不倚，刚好把嫩芽裹在壳儿里，既遮了光，又挡了风，把那股子嫩劲儿锁得牢牢的。

她扣完一个，挪挪脚再扣下一个，枝桠高高低低，她上上下下，边扣边念叨：“这香椿芽儿金贵，扣上鹅蛋壳，掰完头茬再扣下一茬，能让你吃一春。”我蹲在树下仰头望去，只见一个个白生生的鹅蛋壳挂在枝头，像给香椿树佩戴了一个个小铃铛，满心盼着早早吃上椿芽炒鸡蛋。

大约一周后，母亲再次踩着梯子爬上树，掰下已经长满椿芽的蛋壳。她从洞口处小心地抽出嫩芽，再把蛋壳扣回原处，等着长第二茬。

掐下来的椿芽，母亲只用清水轻轻洗一遍，切碎了炒鸡蛋或鹅蛋，蛋香裹着椿香，鲜得我扒两碗米饭。她看着我吃，眉眼都是笑，自己却很少动筷子，总说她不爱吃这口儿，全都留给了我。

后来我离家上学、工作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母亲也慢慢老了。腰弯了，腿也不利索了，爬梯子成了难事，可每年香椿发芽时，她依旧要给椿头扣上鹅蛋壳。头茬嫩芽长满蛋壳后，她想设法托人把这一口鲜嫩捎给我。

某次回家，我撞见她正在扣蛋壳。父亲扶着梯子，她的脚刚踏上第一阶，身子就微微发颤，手紧紧攥着梯挡，一步一顿地往上挪。等爬到够得着芽尖的位置，她喘了好一会儿。抬手扣蛋壳时，手臂抖得厉害，扣了两三次，才把蛋壳套在芽尖上。

我心里发酸，连忙阻拦：“妈，别再扣了，太危险了，城里超市啥都有，不稀罕这一口。”她捏着蛋壳，回头看看我：“买的哪有家里的香？你从小就爱吃这口儿，我扣上，你就有的吃。”原来，岁月偷走了母亲的灵巧，却从未偷走她对我的惦记。

母亲走时，香椿芽还没有冒头。她没来得及爬上梯子，也没来得及再给椿头扣上一枚壳。从此以后，老香椿树依旧年年发芽，枝桠上的芽尖嫩了又老，老了又嫩，却再也没有白生生的鹅蛋壳缀在上面。那些被蛋壳护住的春日滋味，那些藏在一口鲜嫩里的爱，只能深深烙在记忆深处，岁岁年年。

# 夹缝

文臣

深夜11点25分，闺女从学校对面的综评强基辅导班里走了出来。我连忙下车，快步迎上接过书包，看着女儿疲惫地迈入车里。已在驾驶位上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的妻子说：“xxx数学这次考了103，可你只考了95。”女儿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妈，我真的尽力了，而且我的总分一直比他好……”妻子的声音立刻拔高：“610分，只能进985的中外合作学校了……”

我喉头一紧，深沉地哼了一声，似有一道割开的缝，在我心里越裂越宽……

妻子是爱女儿的，我知道。她每天五点多钟起床为女儿做早餐，有需要晚上会陪读到很晚。可她的爱像一把裹着绒布的刀，温柔的核带着锋利……她总拿“别人家孩子长处”当尺子，量得女儿越来越矮。

女儿很优秀，我也深知。不久前的第1轮高考模拟，女儿得了全班第一。

回到家中，女儿便把脸埋在枕头里抽泣，像只受伤的小兽。妻子坐在餐厅，也带着委屈。“别哭了，妈也是为你好……”我站在她们两人之间，像被钉在门框上的标本。想说“孩子已经够努力了”，又怕妻子觉得我在拆台；想抱抱女儿说“爸爸相信你”，又怕她哭得更凶。最后只能笨拙地递过纸巾，说：“今天周六，早点睡吧，英语明天再做。”女儿默默起身，静静地走进浴室……我无声地瞅了一眼，她的眼里含着泪水。我则默默地走向卧室，总觉得想说点什么，但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……

半夜12:40，我悄悄从卧室走出，一眼便看见了女儿房间门缝里渗出的灯光，再走近些又听见女儿背单词的声音。不是我不想睡，而是在等女儿房间的灯光熄灭。

早上驾车送女儿上学，这几乎成了我们父女间交流的最佳机会，因为此时，我不面对左顾右盼的尴尬。“爸知道你很累，你妈……她只是太怕你将来后悔。”女儿低下头一边吃着妈妈刚做好的蛋羹，一边回应道：“我知道。”自从跨入高中，女儿的早餐时刻就一直在送她上学的途中。“可我怕我拼尽全力，还是够不到她的期望。”女儿边吃边回应道，她说话的声音很轻。

学校门口，我望着女儿的背影，突然觉得我们仨都像被困在夹缝里：妻子在焦虑的夹缝里挣扎，女儿在压力的夹缝里喘息；而我，则在她俩之间的夹缝里，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。

突然我明白了：我们仨都像被高考这根弦绷紧的风筝，妻子怕线不够长，女儿怕飞得不够高，而我，却怕她们任何一个掉下来。

离高考还有四十几天，女儿房间的灯依然亮到深夜。而我则常常在妻子批评女儿时，忍不住悄悄向妻子摇摇手，希望她赶紧打住。在女儿躲进被子里时，我轻轻拍拍她的背。我知道夹缝里的光很微弱，但只要我站得稳一点，再稳一点，总能给她们留一点喘气的空间。

毕竟，我们都是爱着彼此的，只是暂时被焦虑蒙住了眼睛。我这个夹缝中的男人，在拼尽力气想把这狭窄的缝隙尽量撑得更宽一点，让爱从缝隙里慢慢渗出。